

守望文化根脉： 二十五年的「点灯」之路 一位教育者

◎黄懿

黄懿，香港保良局志豪小学副校长，香港首批“领航教师与校长培训计划”学员，曾获全国小学语文发展与创新教育课题大赛上课、说课双特等奖，香港保良局教育服务金奖、蒲公英青少年优秀艺术新人选拔园丁奖等。深耕香港基础教育二十余载，坚守“以生命影响生命”初心，秉持“课程即德行”信念，坚持文化育人与家国情怀培育，让文化自信扎根课堂。



二十五年前那个闷热的午后，我刚上完一节普通话课，就被一个小男孩攥住了衣角。“老师，我哋点解要学煲冬瓜啊？”他黝黑的脸上写满不服气，粤语里“煲冬瓜”（“普通话”的谐音）三个字被说得重重的，像是在控诉这门让他屡屡受挫的语言，“我去买嘢、屋企倾偈都唔使，学咗有咩用？”

我停下脚步，蹲下身摸了摸他的小脑袋。阳光透过走廊的铁栏杆，在他脸上投下斑驳的光影。此时是2001年，我刚正式加入这所小学，香港回归后的“两文三语”政策已推行四年，但普通话教育仍处于“边缘化”状态——课时少，师资薄弱。而从上海来到香港的特殊背景，更让我一入职就成了焦点：家长群、家教会上，大家频频议论这个“上海来的普通话老师”，好奇我会怎么教孩子说“煲冬瓜”，更悄悄观望这样的教学能带来什么。这份好奇里藏着期待，也裹着一丝疑虑，让我暗下决心：一定要用实际行动回应这份关注。

这个瞬间，成了我二十五年香港教育生涯的“原点提问”：当回归后的香港正处于文化认同重建的关键期，当“两文三语”的推行遭遇本土语言习惯的阻力，教育者该如何打破壁垒，让中华文化的根脉在香港的土壤里扎根生长？二十五年过去，从一名普通话教师到副校长，从一间教室到一所学校，从一个人探索到一群人同行，我的答案在香港教育改革的浪潮中、在多元文化的碰撞里、在师生相伴的岁月中逐渐清晰——教育的本质，是在时代语境中搭建桥梁，是在文化土壤里点亮心灯，是让每个孩子在双重文化滋养中，找到“我是谁”的

答案，获得“向何方”的定力。而这一切的起点，离不开陈校长当年给予我的信任与平台，离不开保良局这个教育大家庭的支持与包容。

破局：在“两文三语”的争议中搭建沟通的彩虹桥

2001年的香港，普通话教育的推行仍举步维艰。尽管“两文三语”（中文、英文为书面语；粤语、普通话、英语为口语）已成为教育核心目标，但社会争议从未停歇：部分家长坚信“英语才是国际通行证，普通话学不学无所谓”；不少资深教师习惯了粤语教学，对普通话授课心存抵触；我所在的保良局志豪小学地处新界屯门区，学生多为本地街坊子女，粤语是他们生活的全部语境，普通话课上得敷衍了事，实则是对“陌生文化”的本能疏离。

那个问“点解要学煲冬瓜”的男孩叫阿卓，此后好几天，他的问题都在我脑海里盘旋。我开始反思：在香港的多元语境下，语言教育若只停留在“读音准确”“语法无误”的技术层面，终究会显得苍白无力。孩子们需要的，不是强制的灌输，而是看见这门语言背后的价值——它不是对粤语的替代，也不是对英语的补充，而是连接香港与内地、个人与祖国的文化纽带。此时，香港与内地的经济往来日益密切，罗湖口岸的人流、维多利亚港的跨境货轮，都在悄悄印证着“普通话有用”的现实，但这份“有用”，需要转化为孩子们能感知的温度。

我有自幼学习戏剧表演的经历，那些浸润在诗文里的情感与力量，或许能成为打破僵局的钥匙。于是，我向陈校长申请组建学校第一支普通话朗诵队。他听完我的构想，眼神里满是认可：“阿懿，推广普通话、传扬文化是好事，我支持你！孩子们愿意学、你肯用心带，这就够了。”更让我暖心的是陈校长的默默关切——训练多在课后，他常常绕到活动室门口，贴着窗沿悄悄观望，怕脚步声打断孩子们的节奏；见孩子们耷拉着脑袋、练习劲头不足时，便轻轻推门进来，笑着拍手：“各位小朗诵家，今天练得怎么样？听到你们的声音越来越

响亮，校长都为你们骄傲！”他会蹲下来，摸摸阿卓的头，指着他的朗诵稿：“上次听你读‘少年强’，比之前有力量多啦，再坚持坚持，一定能更棒！”一次次无声的巡访、一句句实在的鼓励，给了我和孩子们最踏实的支撑，也让我暗下决心：绝不能辜负这份信任。

很快我们迎来了校际朗诵节普通话集诵比赛，将要与来自二十多所学校的强队同台竞技，其中有不少对手是常年拿奖的种子队伍。比赛当天，孩子们穿着整齐的校服，手心攥得冒汗，眼神里满是紧张与期待。当他们用清亮标准的普通话完成表演，台下先是短暂的寂静，随后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。宣布结果时，当评委念出“保良局志豪小学，冠军”，我一把抱住哭得肩膀发抖的阿卓，自己的眼泪也忍不住往下掉——那些课后加练的夜晚、纠正发音的反复、孩子们偷偷抹泪又咬牙坚持的模样，都值了！这不仅是我们的首个冠军，更是学校在普通话赛事中的突破性大奖。回到学校，陈校长早已在门口等候，紧紧握着我的手：“我就知道，你的坚持一定会有收获！”

那段时光，我和孩子们在大小赛场与舞台上大胆求索，让普通话与中华文化碰撞出别样火花。保良局属下的普通话大汇演是每年的盛事，二十余所学校的参演队伍济济一堂、以文会友。为让传统文化更鲜活，我们突破传统朗诵边界：将茶艺清雅与功夫刚健相融，让孩子们身着素衣吟诵《茶经》，同步演绎太极招式，茶汤氤氲伴书声朗朗；编排“穿越时空的对话”，古装学子与现代少年用普通话探讨“孝悌尊师”，让《论语》智慧可感可触。

这些创新表演打破了家长的观望和疑虑：有位妈妈熬夜赶制古装道具，针脚里都透着认真；有位爸爸带着亲友早早赶到彩排现场，用响亮的掌声为孩子们鼓劲；更有家长在后台悄悄拉着我说：“黄老师，原来普通话不只是课本里的文字，还能这么有味道！以前是我狭隘了。”这份从质疑到认同、从旁观到参与的转变让我深知：文化的传承从不是单向灌输，而是真诚的探索遇见滚烫的心意。一晃几年，无数个放学后的训练日没白费，我们陆续捧回了多届校际比赛冠军奖杯，还在多个全港普

普通话诗词比赛中屡获殊荣。当年孩子们吟诵《扬子江船夫曲》时融入肢体语言，弓步撑桨、昂首破浪，再现船夫搏浪的壮阔场景，至今令人心潮澎湃。

与此同时，为让普通话教育惠及更多家庭，我牵头成立“普通话家长学会”，联合北方籍家长志愿者开设免费课程，从声母韵母到日常对话、亲子共读，我们在普通话教学中共同感受着文化的向心力。有位曾坚决反对的爸爸，课后攥着我的手语气愧疚：“黄老师，以前我觉得普通话在香港没用，真是目光短浅！现在自己学会了，上周去深圳谈生意不用找翻译，晚上还能和孩子一起读古诗，亲子关系都近了很多。”我们定期组织传统手工艺亲子工坊，家长和孩子围坐一起做灯笼、剪窗花，在欢声笑语中感受文化魅力，让家庭成为文化传承的重要阵地，也让普通话教育从“校园要求”变成了“家庭需求”。

扎根：以先行先试的勇气播种文化的种子

2006年，香港教育局正式推行“用普通话教中文”的教学改革，要求全港中小学分阶段实现中文科以普通话授课——这与我多年的教育理念不谋而合。学校坚定响应政策，将其作为重点推进工作。改革之初争议难免：资深教师顾虑自己发音不标准，怕误人子弟；家长担心孩子听不懂，影响学业成绩；甚至有舆论误读为“削弱粤语地位”，引发不少讨论。但学校始终锚定“以学生发展为本”，一方面组织教师参与普通话培训；另一方面通过家长会、教学开放日详细解读政策，用“体验课”让家长直观感受普通话授课的优势，逐步打消他们的顾虑。作为首批试点教师，我主动扛起探索重任，牵头将香港学生认知特点与课文深度绑定，让改革在课堂落地生根。

陈校长为我提供了广阔的展示平台，安排我在保良局体系内上公开课。当时，有近百位幼儿园老师挤满了礼堂。我心里直打鼓，担心自己的教



志豪爱茶人：让学生懂得静以养规，敬以学礼

学方法不被认可。陈校长在课前拍了拍我的肩膀鼓励说：“就按你平时的样子教，你的课有温度、有特色，他们一定会有收获。”那堂课的课题是《五颗甜蜜蜜的葡萄》，我延续了“体验式教学”的方法，让孩子们品尝葡萄、分享亲情故事，还融入香港“周日饮茶”的家庭文化。课后，不少老师围过来，拿着笔记本追问细节：“原来普通话教学可以这么生动”“以后我们也能借鉴这种方法”。

此后，陈校长又推荐我担任保良局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日演讲嘉宾。站在几百位同行面前，我没有讲空洞的理论，而是分享了阿卓的故事、朗诵队的成长与本土融合教学法，没想到引发热烈反响。更意外的是，台下一位浸会大学的普通话专家主动留了我的联系方式，邀请我为更多在职教师开设讲座。我欣然应允，把多年的教学案例、创新方法整理成册，与同行们分享。讲座座无虚席，课后收到大量反馈，大家称赞我的分享“实用、接地气”“能直接用到课堂上”。这份认可让我既意外又感动，也意识到自己的实践能为更多教育者提供参考。

同年，经陈校长推荐，我加入国家“十五规划”“创新与发展”课题组。他第一时间帮我写推荐信，还协调课时让我有时间参与到各地的研讨。此后三年，我连续参加全国性教学竞赛并年年获奖，且始终带着“香港特色体验式教学”思路，让

内地同仁看到中华文化在香港的独特表达。2013年，为响应香港教育局“校本文化课程开发”号召，我牵头策划首届“中国文化日”，有同事私下议论“热闹一场没意义”，也有老师担心“香港孩子对内地文化比较陌生，难以引起共鸣”，我心里也打鼓，但一想到孩子们读诗时发亮的眼睛，还是咬着牙推进。

我们设计了“中华文化+香港特色”系列活动：书法区让孩子用毛笔写“福”和“紫荆花”几个字；投壶区用“古人礼仪如香港人说‘早晨’”解读传统；粤剧体验区邀请社团演员教孩子们穿戏服、摆身段；“茶餐厅里的中华文化”展区，让孩子用普通话介绍叉烧包的由来。活动结束后，曾质疑的同事笑着找到我：“阿懿，看来我错了。今天有个平时特别调皮的孩子，在书法区写了整整一小时‘狮子山’，还问我‘为什么古人的字和香港招牌字一样有味道’。”

深耕：让文化教育从活动走向课程

一路走来，风雨兼程，二十余载的教育坚守在2019年迎来新的使命——我晋升为副校长，当时恰逢香港教育局颁布“中华文化教育一笔过津贴”政策，这股东风让我得以将多年的教学构想推向纵深。我深知，文化传承不应是孤立的活动点缀，而需与学生的人格塑造、能力培养深度交融，于是萌生了打造“志豪茶轩”以及构建跨学科学习体系的念头，让文化教育从“活动化”真正走向“课程化”。

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，我愈发清晰地意识到，单一学科边界会限制文化育人的力量。为此，我们结合志豪小学的办学理念，明确了“HEPS志豪达人”的人格特质目标，将健康、乐学、和雅、智慧四大核心素养作为育人方向：为了让这一框架落地，我带领团队深挖学情与教育背景，确立了核心方向——打破学科边界，让价值观教育与中华文化自然渗透，努力优化“学-教-评”体系。

我也始终坚信“纸上得来终觉浅”，因此牵头策划了“锦绣山河”跨学科主题学习，组建起由副校长、课程主任为核心，各学科骨干教师参与的团

队，亲自统筹设计各学科融合方案，只为引导孩子们从文字、地理、艺术等多重维度，读懂祖国山河之美，深植家国热爱。

在我的引领下，各学科教学围绕“锦绣山河”这一核心载体有序铺展：语文课堂上，我带领孩子们逐字品读《桂林山水》，引导他们在文字间勾勒漓江水的静、清、绿，揣摩桂林山的奇、秀、险，让文字成为连接心灵与山河的桥梁；常识课上，从桂林喀斯特地貌的成因延伸至生态保护议题，带着孩子们探讨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的深意，让他们明白守护锦绣山河的责任；视觉艺术课上，以“山河塑形”为主题，指导孩子们用陶土揉、捏、塑、刻，将课堂上感悟的山河之美，转化为指尖下的立体创作——看着孩子们专注地雕琢山的轮廓、刻画水的波纹，我愈发坚信，这样的沉浸式学习，远比单纯说教更有力量。而在这场主题学习中，最让我动容也最让我坚定教育方向的，是我亲自带队的桂林实地游学。当一叶竹筏载着孩子们飘荡在漓江上，两岸青山如黛，江水清澈如镜，课本里那些被我们反复品读的文字，瞬间从纸页间“活”了过来。就在这时，孩子们不约而同地高声吟诵起课文：“漓江的水真静啊，静得让你感觉不到它在流动；漓江的水真清啊，清得可以看见江底的沙石……”

稚嫩的声音回荡在山水之间。那一刻，我站在竹筏上，看着孩子们眼中闪烁的光芒，心中满是震撼与感动。我知道，他们对“锦绣山河”的理解，已不再是课本上的抽象描述；对祖国的热爱，也不再是空洞的口号。这种根植于实景体验的情感共鸣，正是我一直追寻的文化育人的真谛。作为教育者，能以这样的方式，引领孩子们与祖国山河深情相拥，让家国情怀在心底生根发芽，便是我深耕教育二十余载最珍贵的收获。

课堂之外，我们将“文化日”升级为常态化的全方位学习。“志豪茶轩”里，孩子们结合香港茶餐厅文化了解《茶经》；走进广西姑婆山茶园学采茶制茶，学习吟唱融入粤语小调的民歌；我常对他们说：“泡茶如做人，要用心耐心；分享茶汤，便是香港的互助文化。”有个浮躁的孩子在周记里

写道：“看着茶叶在水中慢慢舒展，我懂得了脚踏实地的道理。”非遗课堂上，皮影戏演绎着西游记和漫画香港的故事，中医课认识中草药与凉茶文化，剪纸课剪出香港会展中心与区旗符号；清明做青团、端午包粽子、中秋赏月吟诵，传统时令与本土习俗相映成趣。我们还组织师生走进故宫、兵马俑、孔庙，切身体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。有个成绩平平的男孩在孔庙感慨：“‘有教无类’让我懂得了，我也有自己的闪光点。”

为了让评价更全面，我们建立了校本跨课程评估系统，从参与度、能力发挥、文化理解、价值实践四个维度见证成长。随着课程推进，越来越多的惊喜涌现出来：调皮的学生在书法课上静心书写“狮子山”，内向的孩子在跨学科小组中找到自信，境外交流时孩子们能大方介绍中华文化与香港特色。这场跨学科探索，让教育成为全方位的人格塑造，让中华文化不再是课本上的文字，而是浸润心灵的养分。在政策护航与团队协作中，我们正在让每个志豪学子既懂香港多元风情，又爱祖国传统文化，带着文化底蕴与综合素养坚定前行。

守望：在时代变迁中坚守文化初心

二十五年光阴流转，我从普通教师成长为副校长，香港历经风雨，教育改革浪潮不断。我始终感恩陈校长退休前的知遇之恩，他教会我的“敢为人先、乐于分享”，早已成为我教育路上的精神坐标。

当年的阿卓如今从事跨境贸易，普通话成了工作常用语。他通过社交媒体发来消息：“黄老师，当年您说普通话是彩虹桥，现在我真的通过这座桥拓展了事业。更重要的是，我知道了自己不仅是香港人，更是中国人，这种身份认同让我特别自豪。现在我也教孩子说普通话、读古诗，让他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。”

收到消息时，我正在“志豪茶轩”看着孩子们泡茶，阳光透过窗户洒在茶桌上，茶汤泛起淡淡的金光。二十五年间，从一个人举火到一群人点灯，每一步都离不开时代浪潮与身边人的支持。如今再有人问“为什么要学普通话、传播中华文化”时，

我会笑着说：“孩子需要两条腿走路——一条是国际视野，让他们走向世界；另一条是文化根脉，让他们知道来自哪里。普通话不是粤语的替代，中华文化不是对西方文化的否定，而是在多元融合中，给孩子面对挫折的勇气、迷茫时的定力。”

作为扎根香港二十五年的教育者，“守望”二字早已刻进我的信仰。教育如守望麦田，需默默耕耘；在香港的语境下，更需坚守文化根脉、尊重多元包容。二十五年间，我从举火者到点灯人，深知教育者的力量虽微，但无数盏灯汇聚便能照亮天空。

在保良局志豪小学，茶轩的茶香、课堂的读书声、文化日的欢笑声、家长学会的交流声，都在诉说文化传承的故事。我们希望，每个走出这里的孩子，都能说标准普通话、讲流利粤语，既懂香港多元文化，也爱祖国传统文化；既有国际视野，也有坚定的文化认同。

二十五年前，我带着对教育的热爱来到香港；二十五年后，我依然坚守在这里。愿所有教育者都能成为点灯人，让文化心灯在香港校园绽放光芒，汇入十四亿盏灯的海洋，照亮中国式现代化的夜空，书写民族复兴的篇章。

这，就是我二十五年教育生涯的坚守与信仰，也是我对香港教育、对中华文化遗产最深刻的理解与践行。

责任编辑 余志权